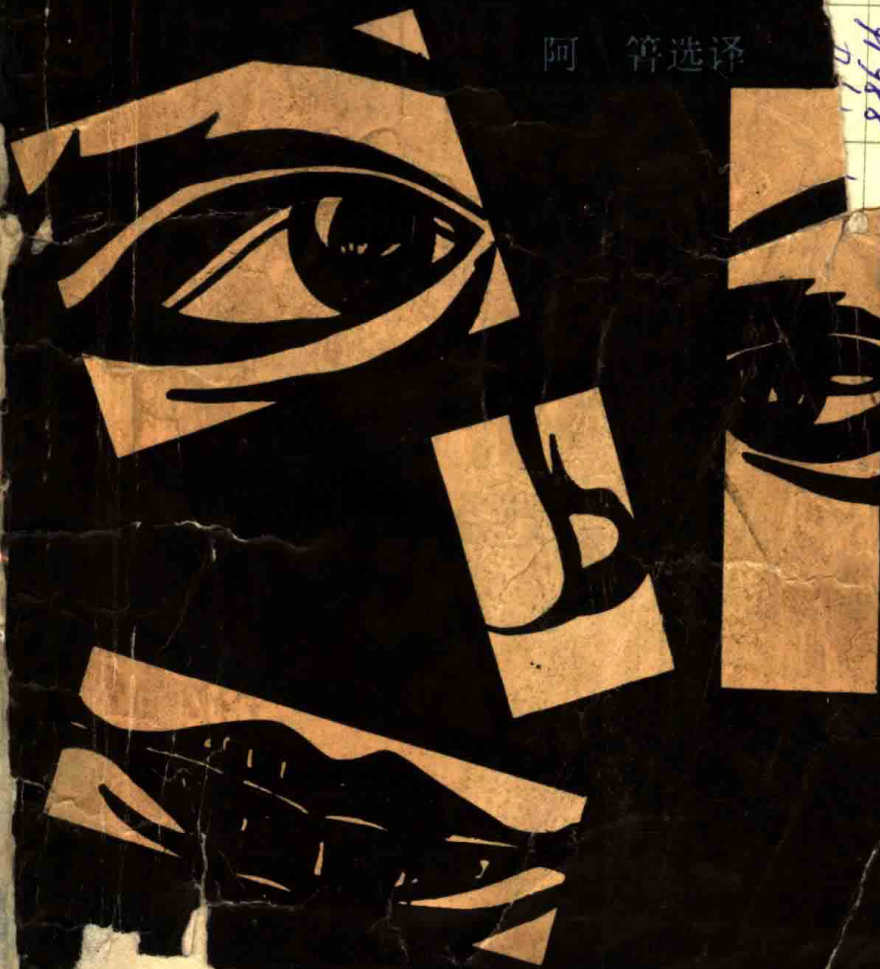


警坛风云丛书

阴谋与诡计

英美短篇侦探小说选

阿 简选译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314420
F15
91.988
88616

阴谋与刺客

阿 赛 选 译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总发行

(北京复外木樨地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安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8.125印张 171千字

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7-81011-149-3/I·20 定价: 2.85 元

印数0001—5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汇集了英国、美国近年来十篇较为畅销的短篇侦探小说。这几个短篇的突出的特点是：情节曲折跌宕，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，对读者有强烈的吸引力。书中生动地描述了：警长根据严密的推理，智擒杀人凶犯；被骗女子的机智反抗；职业杀手的可悲下场；东西方间谍反间谍的激烈争斗，展现了鲜为人知的斗争场面和丰富的人物命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译文文笔优美流畅，为原著增色不少，更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。

目 录

1	空屋疑踪	(美)加德纳
50	死者的鞋子	(英)迈克尔·英尼斯
85	阴谋与刺客	(英)帕特里夏·莫耶
107	坏 胚	(英)西里尔·黑尔
120	奇异的画	(美)M·R·詹姆斯
136	珍宝传奇	(英)埃德加·华莱士
159	夜莺别墅	(英)阿加莎·克里斯蒂
191	陷 阱	(美)哈罗德·麦梭
212	小岛奇遇	(美)卡罗·约翰·戴和
237	小事一桩	(英)E·C·本特利

空屋疑踪

(美)加德纳 著

傍晚，带着寒意的夕阳，照射在未耕耘的土地上，大路两旁高大的毛白杨树，在地上拖下长长的身影。山姆·贝克特推开希比田庄的大门，把拖拉机径直开进地里。

事情突然有了转机，头一天夜里，希比的亲人终于停息了旷日持久的争吵，就田庄卖价勉强取得一致。第二天清晨，房地产经纪人约翰·法哈姆便赶去通知贝克特，贝克特再看过一遍这份即将成交的契约，并在契约上签下名字。几小时过后，他便把马群赶进这片已经属于他的田园里。现在，他开始耕地了。他准备干到半夜，要是不困的话，还可能干到更晚。

从栅栏大门口沿一条泥土路走去，就到田庄中间的一座住宅，住宅周围栽种着浓密的树木。眼下贝克特拿这座又大又老的屋子没有什么用，要修理这座房屋，花费恐怕要超过买这整座田庄的钱。

他降下犁铧，开动拖拉机，在肥沃的、黑油油的土地上翻开一道道松软的犁沟。乌云低低地在头顶上移动；西天边，夕阳把云朵的底部染成金黄色。这是一幅南加利福尼亚州冬天落日的迷人景色！

拖拉机摩托乏味的轰鸣以及长时间注视着地面，使山姆·贝克特坠入梦幻般的世界。他没有察觉时间过去多久，天黑下来，他打开车灯。夜的寒气刺痛脸面和双手，他依旧盯住长满野草的荒地，与犁沟相接的那一行土地。

马群骚动着，它们对这块陌生的土地感到好奇，一些胆大的马儿在栅栏里四处奔跑，有的还跑到刚刚犁过的田地上去。

山姆·贝克特目不斜视，他专心操纵拖拉机，沿着栅栏的走向，来回耕作。拖拉机熟练地拐弯、打回头、向前；再拐弯、打回头、再向前……

时间悄悄地溜过去，月亮时而从云朵背后钻出来，时而又钻进去。当朦胧的光从云缝里投射到黑魆魆的土地上时，四周的物体便呈现出犹如剪影的古怪的轮廓。

在昏暗的月光底下，山姆·贝克特忽然发现，右边不远的田地上，隐隐约约有一团黑影，形状如同装满土豆的一条大麻袋。他揉揉眼睛又瞧，然后刹住车，跳下来，向前走去，心里想也许是自己看花了眼，也许那影子随时都会消失掉的；可是他再瞧，它还在。待他走到跟前，才看见地上确有一件物体。他终于看出来那儿有高跟鞋、有人的腿、有裙子……那是一个女子的躯体，她脸朝下俯伏在潮湿的、破碎的田地上……

“嗨，”他叫道，“你怎么啦？”

他伸手碰了碰那女子，她身上还有点暖，但是形体很不自然，显然失去了生气。忽然间，他象触电一般赶紧把手缩回来——手摸到又稠又粘的什么东西，黑色，有腥味……

山姆·贝克特没命地奔向拖拉机，跳上去，掉转头，用

最快的速度驶出大门口。恐怖战胜了疲劳，他极力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；虽然脑子逐渐清醒过来，但他仍然觉得迷迷糊糊的如同在做梦。

警长比尔·艾尔顿处理完公务，卷上一支烟，坐进舒适的扶手椅里浏览当天的报纸。平时，他很少下班后还呆在办公室里，只有当大姨子多丽丝来家做客的时候才例外。今天，多丽丝就在他家中。

艾尔顿和多丽丝可以合得来，因为他给自己立过规矩，要和所有的人合得来。不过他仍然想方设法躲开她。多丽丝瞧不起艾尔顿，说他太稀松，只要有机会，她就在人前数落他。她的一对小眼睛又黑又亮，一根柔韧的舌头很少安静下来，叫人难以忍受。

警长灰白头发，斯文，有礼貌，很有一点幽默感，然而多丽丝不喜欢。依她看，一个男人必须有男子汉的气概。近些日子来，她给他起个新绰号叫“老迂”。几乎每一个小时，她就用这个新绰号叫他十多回。

警长先看《新闻报》的大标题。他看到希比一家子达成协议的消息，一笔大交易就要成交了；比尔·艾尔顿估计买主一定是山姆·贝克特，因为他的土地就和希比田庄连着。

他看过第一版，接着看里页的“个人简讯”栏。警长对当地居民很熟悉，他从“简讯”的简单报道里，可以了解很多内情。比如今天报上说爱尔丝·法哈姆到外地度长假去，他就知道她和约翰·法哈姆的关系完蛋了；并且猜想到不出几个星期，肯定会宣布这对夫妻离婚的消息。

电话铃声响了。

“喂喂，警长！”是一个男人的惊慌的声音，“我是山姆·贝克特。我在希比田庄发现一具女子的尸体！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我不认识。”

“她死多久了？”

“我刚刚才看到，身上有很多血！”

警长说，“你不要动，我马上来。”

山姆·贝克特田庄离城大约十哩地，警长跳上警车，十分钟后就赶到了。贝克特在等他，丢魂落魄地，他是吓坏了。

“看到什么啦，山姆？”

“是个女子，脸朝下，死在那儿，在我刚犁过的地里。是个金发女郎，我敢说她顶多不到二十岁。穿毛料衣裳——背上有一个口子，象是被人刺了一刀。”

“你有没有在附近留下脚印？”

“就这些是我的，我走到她那边去的这一行。”

“好吧，”警长说，“咱们去看看。”

山姆·贝克特语无伦次地诉说，“我在耕地，她倒在那儿，那儿刚刚犁过了。没有别人的脚印，要是有人杀她，应该会……”

警长推开栅栏大门，“来吧，山姆，”他说，“咱们坐拖拉机进去。你留点神，照原来的车辙开过去。”

贝克特顺着刚才车轮压出来的一条痕迹往里开，来到原先拖拉机停车的地方。

“那些鞋印，”警长问，“是你的吗？”

“是我的。”

“好象没有别人的鞋印了，山姆。”

“是的，”贝克特懊恼地说，“我说过，是没有别人的鞋印。”

“可是她不可能离开地面漂到这儿来，山姆！”

“那当然，”贝克特说，“也许是这样，我想，她被人刺了一刀，赶紧逃命，她经过荒地，到了耕地这一边，跌倒死了，没有力气再站起来，就死了。后来，我拖拉机开过来，第一趟经过她身边时，我没有注意到——我是说没有发现——后来当然更加没看到……”

“可是你经过她身边，怎么会没有看到呢？”警长问。

“我是想当时月亮被乌云遮住，我又光注意前边的地面，因为，你知道，犁地要犁直。”

警长跳下来，小心翼翼地踩着贝克特的脚印走过去，他掀亮手电筒，伸手按了按女子的胸口，她的心脏早已停止跳动。警长察看了一番，沿原路走回来。

“我们回去，山姆，”他说，“还是顺原来的车辙，到耕地边就停住。”

拖拉机开到路边，他又跳下来，打亮手电筒低低地照看地面，一步一步过去，仔细地察看每一片野草。

“没有血迹，”他嘟囔着。

“会不会被我犁掉了？”

“可能。不过，她如果是先受了伤再往前跑，血会滴在裙子上的，可是她衣服上有血，裙子上倒没有。”

“是呀，”贝克特说，“这真怪，裙子上倒没有！”

“听我说，山姆，”警长说，“你回去打个电话给警长助理奎连，请他带一部照相机来，还有，叫他也把验尸官找

来，我在这儿等着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贝克特说。他那口气，表明他巴不得赶紧离开这儿。

可是警长又说，“打了电话，请你把拖拉机再开到这儿来，应该站在拖拉机上拍照，要照尸体，还要照鞋印。”

“鞋印是我的，没有别人的，还照什么呢！”贝克特结巴着。

“你去吧，这个我知道。”警长说。

警长助理十九岁的女儿贝丽尔·奎连坐在电话机边上一个多钟头了，她在等候罗伊·贾斯珀从比克林堡给她来电话。铃声刚响，她就抓起话筒，用轻柔的声音问，“喂，喂？”无论对罗伊，或是对别的人，她答话的声音，总是那么动听。

接线员说，“长途电话找贝丽尔小姐，她在吗？”

“我就是，”贝丽尔说。

“请稍等。”

电话机里传来罗伊·贾斯珀热切的声音，“喂，贝丽尔？”

“罗伊！”

接线员插了一句话，“请投入二十五美分硬币，讲三分钟。”

立即又出现罗伊的声音：“贝丽尔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明天我回家。”

“噢，罗伊！”

“你高兴吗，贝丽尔？”

“噢，当然高兴，罗伊！”

“明天咱们一起跳舞去，好吗？”

“太好了，罗伊！”

他们的对话一直讲到接线员挂断了线，她说三分钟时间到。

罗伊赶紧说：“再见，亲爱的。”他放下了话筒。

贝丽尔依旧站着，过一忽儿，她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听筒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。贝丽尔拿起听筒，听到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“我找乔治·奎连，快，这里出人命案了。”

“请等一下。”贝丽尔喊道，“爸爸，你的电话，有人被杀了。”

奎连抓起听筒，听筒里是山姆·贝克特激动的声音。奎连问了几句话，大声说道，“我马上来。”

山姆·贝克特的拖拉机装上一只大功率的聚光灯。几个人在勘查现场。他们都认定除了贝克特的鞋印之外，这里没有别人的鞋印。摄影师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拍摄了尸体的照片。

“吉姆，”警长对验尸官吉姆斯·洛根说，“你可以移动尸体了。可怜的孩子，她不会超过十九岁，顶多不会超过二十岁。”

“背上有一刃器伤，”洛根报告说，“没有发现凶器。比尔，你揽上一件谋杀案了。”

“嗯哼！”

验尸官感到困惑，说：“你看，出手很狠，只一刀。但是看不到别的痕迹！”

“嗯哼！”警长又哼了一声，接着提高嗓门说，“大家

听着，现在可以离开这儿了，都坐拖拉机出去，谁也不要再在耕地上留下脚印，知道吗？”接着他又低声对山姆·贝克特说，“过一个小时，你再来带我出去；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还在这里；劳驾你多走两趟，先把尸体运出去。”

比尔·艾尔顿往里边走去，很快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，他手中的香烟头一闪一闪发出萤火虫般的亮光；过一忽儿，它掉了下去，熄灭了。

警长如同放牛娃那样，跪着坐在脚后跟上。他瞧见山姆·贝克特的拖拉机缓缓地越过田地驶向大门，不一会儿，停歇在大门外的汽车都亮起车灯掉转头去，紧接着数颗尾灯闪耀着显眼的红灯开始离去。

摩托声渐渐远去，田野上恢复了肃穆的气氛，耳际只能听见夜籁发出的声息。警长背后的什么地方，有一匹马儿在走动。

田庄重又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，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。他站起身，朝住宅边上的树林子悄悄走去，踩在草地上的脚步，没有一点声息；他在大树的荫影底下移动，轻得象一只猫。在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，他重新跪着坐下来，等待着……

葛地里一声鸟叫，他不禁抖动一下身子；离他右边不远处的落叶堆里，有小甲虫爬动的微弱声响。约莫二十分钟过去，他一直坐着不动，在黑暗中静静地倾听，似乎他期望那些夜间活动的小动物的声响，能够为他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终于站起来，向前走去。

这座古老住宅的大门紧闭着；所有窗户都钉上木板条。警长谨慎地试了试前门，然后又转到后门边，这两扇门都上

着锁；唯独有一个小边门虚掩着，从锁搭的痕迹看，它是新近才被打开的。

他推开这扇门，越过一道积满灰尘的小门厅，走进起居室。一只老鼠撞上手电的光束，飞快地逃走了。

老马文·希比已经死去一年多了。打那以来，他的一家人就争吵不休，谁也不愿意住在这儿照管这座古老的阴森的住宅。起居室里是一片衰败的景象。老鼠们在大衣柜里做窝；地板上堆满厚厚的尘埃；镜框歪歪斜斜悬吊在剥落的墙壁上。

马文·希比活着的时候，是当地一家银行的董事长，同时由于在建筑业上的成功，他积攒起一大笔财产。他妻子早丧，没有子息，只有一个妹妹名叫卡洛姐，两个弟弟，一个叫奥思加，一个叫罗伯特。这三个人就为了争夺老希比的遗产，连年累月地打官司，而这座宅子却被扔在一边，谁也不管。

警长弯下腰就着手电的光察看地板，他发现在满是灰尘的地毯上有许多个足迹。这里有一个女人的鞋印，和不止一个男人的鞋印。这些鞋印前后左右四处走动，就象一群耗子在月光底下举行狂欢舞会留下的爪印一般，杂乱无章。

警长心里想，这座年代悠久的大建筑物，将给人们留下多少回忆和猜测。老希比的一生，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——他和一些女人的暧昧关系；他参与过的党派斗争；他从事过的合法和非法的商业活动——所有这些，只有这座宅子才能充当见证人。有一回，约翰·法哈姆就给《新闻报》寄过一封怒气冲冲的读者投书，揭露希比在承包一所大学校的建筑工程中弄虚作假。可是不知怎么搞的，这件纷争没有多久

就烟消云散了。希比的魔力，他能玩弄许多女人的魔力，对他的政敌和商界的对手也同样起作用。

警长轻手轻脚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，借助手里的微弱的亮光，他看到到处都有类似的足迹。

厨房里，有一张新近被人揩过的桌子，桌面上散落几张纸片，一些面包屑，一支唇膏，还有一个银质的烟盒。桌子东头，有一处约莫两吋长的被火烤炙过的痕迹，焦黑，上面有香烟的灰烬。那是一支被烧尽的香烟留下的瘢痕。

他蹲下去寻找，桌子底下有一根燃烧过的火柴梗，两只烟蒂，其中的一只留有口红的印纹。

艾尔顿拈起烟盒，烟盒底面刻有一颗心，一支箭穿过这颗心；箭镞上刻一个字母R，箭的末端刻一个字母B。

他瞧着这个精致的香烟盒发了一阵呆，然后把它放回原处，转身走出这座不祥的住宅。他小心地把边门照原样拉紧。

夜里11点左右，奎连家的电话响起来。贝丽尔从卧室里忙不迭地跑出来，“妈，我来接，”经过母亲卧室时，她大声说。

“谢谢，亲爱的。”

贝丽尔跑下楼，拿起话筒兴冲冲地说，“喂，谁呀？我是贝丽尔·奎连。”

电话里传来的却是警长的低沉的声音，“贝丽尔，你爸爸在家吗？”

“还没有回来哩，要不要我挂电话找他？”贝丽尔把嗓音放平稳了。

警长说，“好的，请你告诉他我要立即和他通电话，有

人在希比的屋里留下一只烟盒，我要请他查验上面的指纹。”

“我马上找他，警长。”

“告诉他带提取指纹的药品和照相机来，烟盒是银质的，盒子底部刻一颗心，心上有一支箭，箭的一头有个R字母，另一头有个B字母。请你告诉他尽快到我这儿来。”

“好的……我就告诉他……再见……”贝丽尔说这句话时已经有气无力的了。她晃晃悠悠地放下手中的话筒，人仿佛掉进冰窟窿里了。

这个烟盒正是她送给罗伊的圣诞礼物！这时，她想起另一件事：几小时前，罗伊给她打长途电话，她分明听见接线生叫他投二十五美分硬币，可是从比克林堡挂长途，他应该投八十五美分呀！

“贝丽尔，”母亲在楼上叫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，你干嘛说话这个样子呢？”

贝丽尔带笑回答，“没事，妈妈，是警长来的电话，他要我去找爸爸。”

“找爸爸？这么晚了还找爸爸，贝丽尔？出事了吗？”

“没什么事，妈妈，是警长有事。”贝丽尔回答，她已经准备好尽快出发。“爸爸会不会在《新闻报》社里？”

“你干嘛不给他挂个电话呢？”

“我坐车去找他，他也许不在那儿，也许他去别的地方了。别担心，妈妈。”贝丽尔一边说，一边跑出了门外。

将近半夜时分，警长来到验尸官的办公室。

“乔治在不在这里？”他问。

“在，他和医生都在解剖间，”有人答。

“医生有什么新的发现？”警长问。

“背上有一处刃器伤——在左背，伤口很深，是直刺进去的。”

乔治·奎连从后房出来。“裙子上一滴血也没有。真怪，比尔，”他说，“是刀伤，她几乎是立即断了气的。”

警长点了点头。他把助理拉到一旁说，“我刚才在找你，乔治，你看见你女儿了没有？”

“她刚刚给我来过电话——说她坐车子到处找我，她说你发现有些指纹，我正想回局里去取家什呢。”

“有人到过老希比的家，”警长说，“在屋子里到处转悠，厨房里有他们吃剩的三明治，还有一支女孩子用的唇膏，一只香烟盒，我想上面一定会有指纹的。”

“你没有动过那些东西吧！？”奎连问。

“嗯哼，我是拈起来看过……”警长承认。

“比尔，我说你多少回了，你不该动那些东西，别搅乱我的工作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”警长辩解说，“我只是想我最好还是先瞧瞧烟盒的底面，这是至关重要的部位，我只是把它翻过来看了一眼。”

奎连摆摆手说，“那么，走吧，我还得先回办公室一趟。”

“好，我们在希比那儿见，”警长说。

“你要不要看一看尸体？”

“哎，不看了……现在先不看，你取了她的指纹了吗？”警长问。

“取了。”

“她什么模样呢？”

“金黄色头发，蓝眼睛，皮肤细润光洁，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大概二十来岁。”奎连说。

“真可惜！”警长叹口气，过一会儿说，“好了，乔治，我们在希比家见。”

约莫过一刻钟，警长来到希比田庄的大门口。他正要下车开门，忽然怔住了，在车灯的照耀下，他发现拖拉机走过的踪迹上面印下了另外一条车轮的车辙。当过几分钟奎连到达这里时，警长正跪在地上借手电筒的光研究那些辙印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警长助理跳出汽车，“有什么新发现？”

“有一辆小轿车来过，”警长沉思着说，“是拖拉机开回去以后来的。”

“是吗，”助理说，“会是什么人呢？兴许是报社的记者吧，我们应该给大门加把锁。”

“我刚才应该留下人才对，”警长说。

奎连默默地表示同意，他也认为不加锁就应该留人看守才对。

“那些车辙怎么样？”

“不很清楚，看样子轮胎相当光滑，可能是辆旧车，只有几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。这儿，这是轿车右前轮的痕迹，你看你看，这边轮胎缺掉一小块。记住这个特征，乔治，我们能够找到这辆轿车的。只要我们多留神。”

奎连说，“要不要找摄影师来拍张照片？可是我只带摄影指纹的照相机，拍车辙不管用。”

“这样吧，”警长说。“你量一下轮胎上这块缺损的大